

許公武先生著

中國印應代關係文畧

誠傳贊題



獨立出版社印行

許崇灝稿

中印歷代關係史略

獨立出版社印行

## 吳序

論世界之文化者，莫不推源於尼羅河流域之埃及，幼發拉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之巴比倫，恒河流域之印度以及黃河流域之中國。四者皆有其悠久之歷史與夫獨特之文化，以貢獻於世界；譬諸江河浩瀚，源遠而流長。前二者既以地中海之媒介，互相影響融鑄，以造成西方之文明，久為吾人所習知，無待論矣。而中國與印度兩大區域間，往之蹟，除比丘游記中偶有系統之記載外，餘則零篇斷簡，總述艱難，傳不為吾人所注意。夫中國與印度固僅所共認為東方文明之祖邦者也。自漢魏以降，印度佛教傳播中國，對於吾人之思想生活均曾發生極大之影響，學者賴能條舉而縷述之，而獨於其相互間之歷史關係，暗然而莫之張，寧不可慨。矧此次世界大戰，中印兩大民族，各以其悠久之文明，與夫廣大衆民，尤宜聯為亞洲大陸之中堅，藉謀世界和平以定力，則鼓舞而興起之者，舍其歷史，何由昭示。許公武先生矢志邊政有年，頃更於英暇晷，網羅史乘，輯佚鉤沉，以成中印歷代關係史略一書，使二千年來兩國交繩之狀況，瞭如指掌。將見讀是編者，咸能憬然於中印文化之交流，以成其為東方之文明者，將更進而求取者聞之圓結，則其所貢獻，豈祇節其文獻之缺憾已哉。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吳忠信敬序。

吳序

陳序

中印文化之交流，迄今已逾二千。粵稽載籍，漢武帝時，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始聞有浮屠之教。厥後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東漢明帝，夜夢金人十四傅毅之對，乃於永平七年，遣夢亡、秦景、王遵等，遍天竺求佛經像。晉寧康元年，與迦葉摩騰、竺法蘭、僧曇經像以歸，象教東漸，此其嚆矢。逮乎東晉，益見蕃滋。歷南北朝以至隋唐，遂已登峯而造極。其間碩學大師，茹苦含辛，西行求法，如法顯、玄奘、義淨之流，涉流沙，度延碛，越葱嶺，攀雨鬱煙，歷絕壁，舉重能搖撼其宏法翊教之信心；卒歸溝通文化，玷溉宗邦，使此東亞兩大文明古國，氣應求，水乳交融，以與彼遠西埃及希臘之文化，異節同芳，巍然並稱於世界，烏乎，何其盛也。今世哲士之哲言，曰自由，曰平等，曰博愛，建矣。而吾則以爲吾中印兩大國家，古代文化之精義，均足以當之而無也。中國之文化，儒爲大宗，其要旨曰智仁勇，印度之文化，佛爲大宗，其要旨曰戒定慧；而其共同之特點，則誠如我蔣委員長所云：「兩國國民之德性，均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相崇尚」。蓋智也、仁也、勇也、戒也、定也、慧也，其精神無一不可與自由平等博愛相貫通，亦無一不具成仁取義之與總。而政治切劘，激揚光大，洵足以禦侮救國，戡亂濟世而無疑。值此強寇鴻張，憑陵中夏；而

耽耽逐逐，印度亦方危疑震撼，岌岌然勢將不能一夕以安。吾中國民族既奮發其伊古偉大文化之精神，負弩先驅，殺敵致果，爲維護全世界自由平等博愛，分負艱苦卓絕之重任。而我蔣委員長於軍政垂集之餘，復駕遠馳，親訪印度，爲數千年中印友好關係，開一光輝燦爛之新紀元；乃更明詔大號，以謂「我中印兩國，今日不僅利害攸關，實亦命運相同，惟有共同一致，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線，並肩作戰，以實現世界真正之和平」。對於我盟邦英國，則作「將不無人民要求，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實權」之有力建議。行見精誠感召，舉世風從，庶使印度國民，亦克奮揚威武，桴鼓相應，張撻伐而禦凶殘，靖禍亂而弘文化；則回溯兩國歷代關係之史跡，以堅韞愾同仇之友誼，其裨助抗敵，爲何如耶！吾友許公武先生，覃思瞿憂，洞心世變，爰就中印歷代關係，輯爲專書，將以行世，闡序於余，余喜其將有以振發人心而增進友誼也，輒弁數語以歸之。民國三十一年六月蒙太齊。

印度國民大會旗讚

橘綠橙黃地青天白日心法輪常不住普度世間人

寄尼赫魯獄中

萬里尋君不見君蒼茫遙憶故人情爲度衆生甘受苦英雄明  
胆菩薩心

正之

公武先生編中印歷代關係史略寄成扇題爰寫前年訪印時小詩兩章爲贈並希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

戴傳賢季陶於陪都二恩別院之寒基齋

# 目次

吳序	一
陳序	一
引言	一
一 周秦時代與印度之關係	三
二 兩漢時代與印度之關係	四
三 兩晉南北朝時與印度之關係	六
四 唐代與印度之關係	一〇
八 宋代與印度之關係	一三
十六 元代與印度之關係	一五

中印歷代關係史略

七、六、明代與印度之關係

八、五、民國以來之中印關係

甲、泰戈爾來華演講

乙、尼赫魯氏之來華

丙、蔣院長之訪印

九、一、抗戰中之中印新姿態

甲、蔣委員長之訪印

乙、印度之「中國日」與中國之「印度日」

丙、印度派駐華總代表

丁、對於蔣委員長訪印之一般觀念

戊、新德里會議性質重大 中印團結一致 中國領導亞洲英名作家肯寧斯

訪印 泰晤報社評 中國之良好姿態成年之長兄保鑑未武裝之幼弟  
往直前以中國兄弟姊妹為楷模

附錄

一、由蔣委員長印度之行瞻望今後的亞洲大局	……	大公報
二、新世界可告誕生	……	中央日報
三、綜論遠東戰局與 蔣委員長訪問印度	……	環世報
四、印度須為自由而戰	……	中央日報
五、再論 蔣委員長訪印碑	……	益世報
六、中印關係之新頁	……	中央日報
七、蔣委員長對印度之發言	……	中央日報
八、「印度日」的時代意義	……	大公報
九、「印度日」獻詞	……	益世報
十、中印兩大民族之歷史使命	……	大公報
十一、東方文化之兩大柱石	……	吳鍼城
十二、蔣委員長印度之行	……	陳立夫
	時事新報	

目 次

引言

印度古稱興都斯臘，一作痕都思坦，一作溫都，亦有作軒都斯母者。蓋西域回語稱國王所居曰「斯丹」從前大蒙古之王已卑闍窪都於中印度之德希城故易以回語，（黃樹村著五印度形勢）至今印人稱之，猶相沿不改。後漢書稱曰天竺國又名身毒，身毒乃痕都，溫都一音之轉，其立國之古遠，在雅典羅馬以前考其地理環境，位於我國西南，為亞洲三大半島之一，北以喜馬拉雅山和喀喇崑崙山脈與我國之西藏高原及阿富汗高原分界，東接孟加拉灣，西隔阿刺伯海與阿拉伯半島相望，其面積共計一百八十萬方英里，人口為三萬五千餘萬。太古時代，為土人達羅維菴所居，至公元前三千年時，阿利安族自中亞細亞南遷至印度河流域，不久復借恒河流域，印度王民，因文化較外來侵略者為低，作戰勝又操極粗鈍之武器，故於阿利安人刀光馬蹄下，先後喪失自由。因印度土地遼廣，人民衆多，時起反抗經六百餘年之後，方始完全屈服。阿利安人於征服土民過程中，於恆河上下流建立無數小國，其在恆上流者，有古魯、奔查拉、耶達瓦、馬特耶、蘇拉西拿等族；或在恆下流者，有科薩拉、威達哈、體西等族，各戴一人為酋長制族分為四等，曰婆羅門，曰刹帝利，曰吠舍，曰首陀羅，其最高之階級，為婆羅門。佛教興起後，文化進步，聲聞全世。我國漢唐之世，因印度佛教之流傳，使我中國文化，盡吸外學所長，以變我舊之陋矣。

用，造成我國之一種新文明，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自印度來華之高僧，東漢明帝時有攝摩騰竺法蘭，三國時代之支纖、支亮、支謙，魏時之曇摩訶羅，東晉時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齋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梁任公先生竟喻之為我國之立溫斯敦，（英人探險於非洲者玄奘西遊，對於中印文化溝通，厥功尤偉，至元明間蒙古帖木兒入印度，其遠在巴卑爾更於印度建莫臥兒大帝國，操印度全權，建立法度，興辦教育，開前代未有之設施，中印關係，殆亦深矣。清初，莫臥兒諸子爭立，國漸瓦解，英法乘其衰弱，佔地設館，公元一八五七年，印度全都被為英國所統治，「印度皇帝」之金冠，遂加於維多利亞女王之頂上。鴉片戰爭後，我國於東亞已失去盟主之地位，而與印度之關係不絕如縷。此次蔣委員長訪印結果，不僅使三民主義得以宏揚於世界，且將東亞盟邦地位，重新建立，則今後我中印兩大邦，基於仁愛崇高之共同德性與精神，基於中印兩邦過去二千年悠久和平之邦交，深信中印兩大民族，必能精誠合作，共同奮鬥，以謀民族之自由，共除人類之公敵。考諸史乘，印度與中國之關係，由來已久，分別時代，述如左：

## 周秦時代與印度之關係

我國與印度發生關係，遠自周秦。嘗攷爾初伊尹爲「方之令」，月支亦有貢獻之物，則於  
猶屬十二國之一，則古代月支與中國交通，固已漸盛，同時佛教東來之遠，即由此而啓。  
穆王時，西極之國，有一「化人」來，更稱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  
觸實不墜，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處，（周穆王篇）所謂西極，  
當必爲西域，而「化人」者，雖不能遽稱之爲佛之跡，其動作，同佛之見端也。又嘗考魏源  
撰海國圖志二十卷，天竺傳云：「印度自古與東洋西洋各國無往來，其書冊所錄，惟述菩薩  
神明之異，惟周赧王間，有希臘國王者，侵五印度，自後遂由紅海通商貿易，既而佛教之  
僧，遍在四方傳其教，竟至中國，中國百姓亦盛奉此教，即日本、暹羅、緬甸各國，皆設  
其教而建其廟」。是印度佛教，自周代，已自西方傳入中土，一般信徒；竟出以設教建  
廟之舉。戰國之世，百家之說，方興未艾，自「蓬萊」「方丈」「瀛州」之論起，逆度當  
時好奇之士，必有曉情西域者。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二八一年），西域僧人至利房等  
八人，果自西域齋臥而至，帝惡其異俗，以付獄，此時適當印度國王阿育御極，阿育王廣  
播德政，宏揚佛法，其派遺高僧，東來傳教，亦事理之常，故我周秦時代與印度關係，已  
有初步建立焉。

## 二、兩漢時代與印度之關係

漢稱印度曰天竺，一名身毒，又稱捐毒國，其族原屬大月氏之塞種，漢書稱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兩君罽賓故與罽賓同屬塞種屬。罽賓者即今印度西北部之克什米爾是也。武帝時始與相通，惟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陰末赴為王時並受印綬，蓋以陰末赴為罽賓之王，本漢立也。（前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惟時天竺版圖遼闊，自月氏高附國（即阿富汗）以西，南至南海（即今地中海）東至磐越國皆天竺之地，更稱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修浮圖道不穀伐，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毒」為名。（後漢書卷百十八，西域傳）武帝既通罽賓（本印度一部）復指求身毒。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之地）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方毒國，可數千里，得蜀人而，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武帝乃命王然字、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出西夷，指求身毒國，還演，漢王當羌迺留以求道，四歲，皆閉昆明莫能通。（前漢書卷九十五，西夷傳）然聞其西有乘象國名是越，而蜀貢聞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武帝以求大夏，始通滇國，逾騰越以入印緬之境，是中國與印度

發生關係已有進一步之開展。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休屠之金神，列於金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焚香禮拜而已。此足證明印度與中國發生關係，由來已久。佛教傳播，在武帝時已遠及吾國塞外<sup>①</sup>。

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士聞之未之信也。後孝明帝發要金人，頂有白光，飛入殿庭，乃訪華丘，傳教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乃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並金塔、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續誠於闐臺石室，見中華通史乙編中古史（上章）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曰馬寺於洛陽，雍闐西後摩騰法蘭咸卒於此。（魏晉釋老志）蔡愔求經像，至大月氏凡所搜羅殆由北派，（東漢初年印度佛教分南北派）摩騰法蘭東來後，已啓印度僧人來華之變，其徒接踵而至，僧益衆多，為中國譯經然多不能曉，和帝時數來獻，後以西域叛乃絕。桓帝時，印度僧人頻征自南徼外來且數獻，安息僧安清與月氏僧文斐迦識譯經甚多，皆得真解，已而竺僧竺佛朔又至，彌襄精上聲尼之不足止。（中華通史乙編第一篇本時代之文化）而牟尼儒生，因黨錮禍興，退修佛學，排世俗之誹謗，著理惑三十七篇以衛佛，是則儒生亦真有信之者。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竺國來獻，四年（公元一六年）復來獻，帝

並設華蓋以祠浮圖。（漢書稱佛）是印度佛教之流行，至於東漢之衰而愈盛。考其時身毒皆屬月氏，月氏殺莫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瑠瑩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即羅馬）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毳氈、諸香，石密、胡椒、鹽、黑鹽等，此時我國與之交通，除西南邊徼陸路而外，復有南海一線，僧人之傳法或拜經者多由陸路而行，交易及貿駁方物者恆出海道，故當時中印二國接觸頻繁，而中印文化亦有進一步之溝通矣。

### 三、兩晉南朝時代與印度之關係

兩晉南北朝時代，印度佛教徒之東來傳法與中國人之西行求經者，史不絕書，而當時之帝王亦多崇信佛教，因之中印文化已由接觸而入融合時期，信使往來，日逾頻繁，及諸漢代，更進一步。考當時西域及印度等地佛教徒之東來傳法甚見諸史籍者，三國時有支纖、支亮、支謙（時號三支）等輩，更有印度沙門曇訶迦羅，東來洛陽，宣譯戒律，奏於上朝，以爲沙門度戒之法。其徒朱士行者在譯經，因之西入于闐，訪尋古本，一時我國佛氏之徒，頗萌西入印度求經之志，時平陽武陽人法顯，以經爲外關，隆安中誓志尋求，自長安西度金沙，遊印度，凡經歷三十餘國，雖有經律之說，學其言語，譯而寫之垂十年，乃於錫蘭山聽商入泛舟東返，持經歸國，至京師，譯出垂百餘萬言，並著有佛國記，由是宋雲發猛做真舉止，俱先後西行。此外，如涼州人寶雲至印度，南北朝的劉宋幽州人

法勇至丹度並山海歸。至於印度等地僧人之來華者，除三國時之三支，及曇柯迦羅外，西晉有月氏人支法度，東晉有罽賓人僧伽澄，天竺人曇無纖等，月支人支道根等，南北朝時，有罽賓人佛馱什等，月支人浮陀波摩等，（詳見後表）因之北方胡主對於佛教亦極表歡迎，如後趙之石勒，前秦之苻堅，後秦之姚萇姚興，北魏之道武帝，明元帝述也。迨魏孝文遷洛僧人自西域來者多至數千，而南朝宋文帝梁武帝之虔修佛法，更無論焉。固東西信人之甚來，佛法之宏揚，遂使中印兩國於政治上發生極密之關係。

天竺國遣使奉獻，代有所聞，如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公元三八一年）獻火浣布於符堅，晉安帝義熙時錫蘭島（時稱獅子國）來獻玉像，太康時（晉武帝）因墀國獻方丈獸狀如獅子，劉宋元嘉五年（公元四二八年）進使奉表，憲五派使臣，獻金剛指環，赤白鸚鵡寶物，太宗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彌並爲建威將軍。梁武帝時，天竺國王噶塔遣長使竺難達奉表，獻琉璃睡壺、雜香、吉貝等物，魏高祖太和元年，西天竺遣使朝貢，魏世宗景明三年，罽賓國遣使朝貢，永平元年復來貢，虛宗熙平二年復遣使朝獻，秋亦如之。當時天竺因漢室聲威所被，奉表稱獻歷經魏晉南北朝三百八千餘年而弗衰，中印關係，倍增密切，迨唐太宗而有天下其與印度關係之深，交通之繁，更非漢魏六朝所能企及焉。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印度等地來華僧人簡表

稿錄鹿維義  
中國佛教史

來華之人名

來華之時代

國籍佛

安清宇世高

後漢桓帝建和年間

安息

安曇

後漢靈帝末

安息

安法欽

曹魏主髦正元時

安息

支婁迦騰

西晉武帝太康時  
約在後漢靈帝時

安息

支曇

後漢靈帝中平時

安息

支曇

三國

安息

支曇  
支施嵩

東晉咸安時

月支

僧伽澄

前秦符堅建元時

月支

僧伽提婆

不詳

月支

僧伽羅父

東晉安帝隆安時

月支

佛若多羅

後秦姚興弘始時

克什米爾

克什米爾

即罽賓爲印度之一部